

景明刻本紀錄彙編

卷之四

四

紀錄彙編卷之十一

皇朝本記

大明太祖高皇帝濠梁人也姓朱氏世爲農業名

字國瑞 母太后陳氏夜夢一黃冠自西北來至

舍南麥場中麥糠內取白藥一丸置 太后掌中

太后視漸長黃冠曰好物食之 太后應而吞之覺

謂 仁祖曰口尚有香明旦 帝生生三日腹脹幾

殆 仁祖夢抱之寺舍欲捨之抵寺寺僧皆出復抱

歸家見東房簷下有一僧坐板櫬面壁聞 仁祖至

回身顧曰將來受記於是夢中

受記天明病愈自後多生

疾症

仁祖益欲捨之

上自始生常有神光滿室

每一歲間家內必數次夜驚以有火急起視之惟堂

前供神之燈他無火及欲出家幼

仁祖未許至十七

歲仁祖與太后俱以疾崩

上長兄王亦逝惟仲兄

王存

上自以計日窘思昔父母因疾曾許爲僧於

是與仲兄謀乞托身

皇覺寺入寺方五十日寺主

以歲饑罷僧飯食時師且有室家所用弗濟乃西遊

廬六光固汝穎諸州如此三載復入皇覺寺始知立

志勤學方四年天下兵亂過寺寺焚僧散將曉

上

歸祝伽藍以琰卜凶吉曰若容吾出境避難則以陽
報守舊則以一陰一陽報祝訖以琰投之於地則
琰雙陰如此者三復祝謂神求出不許入不許神
可報我無乃欲我從雄而後昌乎則琰如前祝既投
琰如前神既許之於心大驚復祝曰甚恐從雄願神
復與吉兆而往他方避難祝畢以琰投入地一陰復
一卓立時神意必從雄而後已因是固守所居未旬
日友人以書自亂離中來略言從雄大意覽畢卽焚
之又旬日有人告傍有知書來者意在覺其事上
心知之復三日斯人果至與語觀其辭色未見相復

禮待而歸復幾旬日又有來告先欲覺知事者今去
不忍欲令他方人來加害乞幽察以從告 上深思
之以四境逼迫訛言蜂起乃決意從諸雄時元至正
十二年壬辰閏三月一日晨旦抵濠城守者不察縛
而欲斬之有人覺報於首雄良久得免收入部伍幾
月投長父大王首雄滁陽王郭子興是也既長父大
王常召與語久之言意相孚王知 上非可久屈收
爲家人親待同子弟庸以 孝慈皇后馬氏妻之然
滁陽王之爲人志氣雄暴列諸雄之上其雄有四俞
曾孫潘意雖同亂及其處也異志俞曾孫潘出於農

其性龔直謀智和同獨與王異在亂初防閑守禦兵之進止滁陽王本合與焉而王少出外而多居內凡諸事務四雄者每待王久亦不能同謀是後四人專主王若在列與焉不在則與三五日相會一次其會也四雄瞠目視王王自知禮虧深思不安略有赧色王比四雄志頗聰敏議事間四雄言有不當王出言似相犯四雄含忍姑容之王久乃知覺謂上曰諸人若是柰何上曰不過會間而至是耳王曰然明日出與會止勤三日後仍會間人事愈疎彼此防疑勢將極矣遇徐州亂雄敗其殘雄趨濠

梁合勢共守其殘雄勢敗受制不料俞孫潘郭反屈節以事之未旬月來人各受制前日防疑之事頃然釋去後因彭趙僭稱王號勢在曾淮趙稱名而滁陽王奉曾淮而輕趙未久俞曾孫潘聞恃趙威於市衢擒王時上出淮北聞王被擒急趨審由將抵其舍友人扼道而止曰爾王被擒亦欲擒爾其勿歸上曰再生之恩有難不入何丈夫之爲卽入見其家止存婦女而已諸子弟皆匿上謂婦人曰舍人安在諸婦人亦有疑心佯言不知上曰我家人也釋疑從我謀詢知舍人所在諸婦人乃實告上曰王君

平日厚彭薄孫機欲脫此難彭必可求明旦以次夫
人攜二子往告彭君彭聞忿怒踉蹌曰孰敢若是遂
呼左右點兵搜彊於是上亦反舍去長服披堅執

銳與諸人同圍孫宅緣舍上掀椽揭瓦諸軍殺彼祖
父母於晦窟中得見滁陽王鉗足繫項股膚被箠打
而浮虛令人負歸脫去鉗鎖是歲冬元將賈魯圍城
明年癸巳春賈魯死夏五月元兵解去時濠城乏糧
上謁友人得鹽數引乃汎舟以鹽易於懷遠得糧
數十石以給王家六月歸鄉里收元兵民人七百餘
以獻王王喜命爲鎮撫時彭趙二雄以力禦衆部下

皆凌辱人

上以其非道恐七百人有所累棄而不

統讓他人統之唯拔大將軍徐達等二十人有可行

而南略定遠

上中途染病而歸甚危殆半月乃醒

瘥方三日滁陽王扶筇過門嘖嘖有聲

上臥聞之

問傍人曰王適扶筇而過聲意懼惋胡爲若是傍人

答曰遠方有言欲降猶豫未決王知友人在其中令

人往視柰何家無可行者故惋惜耳

上雖臥病方

瘥未滿旬旦曰王越門而驚必將以我爲棄人乎設

不以我爲棄方瘥何若是之驚耶予嘗聞之生我父

母活我者亦父母倘不善圖爲他雄所有功將何建

生亦何安於是扶病詣王寢室王曰汝來何爲荅曰
聞地方有欲歸者未定何人我欲扶病親往曰汝病
方瘥未可行上知王意決行不辭王許之明日南

行入定遠及至復病三日而起未瘥速行又六十里

抵大橋前病復作亦三日而瘥卽日又南行又五十

里望見他壘

兵勒布陣

上所將者二騎九步步者見

彼勒兵甚恐欲捨

上逃歸

上謂九步曰彼衆我

寡况彼馬我步我等

至此縱欲逃之將焉歸必隨

我入彼營壘以驗吉凶言旣彼陣中遣二將來逆舉

手大呼來者爲何

上遣人荅我來爲公師首言彼

歸壘而告師首

上乃下馬然以久病步趨艱辛前

逢一渠九步中一人欲代

上越渠平涼候費聚是

也

上謂聚曰諸人至此生死不得自由豈有代者

耶乃同往不踰時而至首帥逆之曰何爲而來荅曰

彼此無食吾主兵者郭氏與爾故友知汝壘在是

亦知他敵欲來相攻恐汝無救特遣吾報肯相從

否則移兵避之帥首旣聽應聲願降請留信物特賜

香囊一以此爲記良久帥首以牛脯來進食畢帥首

告之曰諸帥相從者歸且待諸軍收拾路費而詣軍

門

上許之

卽帥九步歸中留費聚于彼以候人

情後三日費聚清晨而至告曰事不諧矣彼欲他往
上兵三百帥詣所在謂彼曰彼爲他雄所凌其寃未
申讐亦未解一旦從我北何不能雪前日之恥特助
三百人與讐試較勝負不亦可乎其帥首大悅然而
心已自疑進趨之間刀器不離左右已防閑矣上
知其情狀未易爲也非智不得猶豫間里人過其前
乃平昔里中之力勇者上諭之曰吾欲役爾能
乎曰能乃受方略佯以帥首來會彼未來時密勅三
百人若師至叢而視之往則開而縱之凡此者三於
叢人中縛之令壯士五十人密簇而行攜離營所去

將八里遣人報彼壘中爾帥首往觀營地矣眷屬當移營就之將焚營廢壘揭營而行於是收壯士三千人七日後帥此三千東破元將老張知院營黎明襲入之老張棄軍而遁漢軍盡爲我有精壯二萬餘未及旬帥而南入滁陽途中遇太師韓國公李善長詣軍門而謁與語知其胸懷必能成事使掌案牘時掌牘者已數人矣特以善長督之約曰方今羣雄並起吾見羣雄中持案牘者及謀事者多非左右善戰之人不得盡其能以至于敗羽翼既去未久雄亦亡矣卿智人與決大事掌行文案事無不濟善長稽首再拜而謝

曰謹受命遂_入陽未踰月永義魯淮二王遣人捉兵以駐盱泗上知非人弗從未幾二王果自相吞併善戰者多_魯淮亦亡惟存永義而已彼時滁陽王尚受制於盱眙幾爲相吞而卒幸而免焉上遣一人

往說永義從滁陽王南行及至王閱諸軍獨上之

兵衆隊伍嚴整旗幟鮮明甲兵潔利王乃大悅初王

首倡義時兵八_人後上亦以七百部下諸人共招

誘者總不過萬餘上之兵衆比王至時四方來

從者共前所得已三萬有奇踰兩月王爲讒所惑略

少疑焉掣近行掌文案者數人李郭等皆預先私相

同謀皆願從滁陽王父矣未父又欲以善長置麾下
善良弗從訴於上涕泣弗行上諭之曰王君之

命欲若要吾首亦不自由汝安敢不行善長終不棄

去父之得弗再召幸父相從是後四方征討總兵之

權王不令上與甲午冬十月元將脫脫圍六合被

圍者請救來使乃上之友也中夜而至門首上

聞友人至卽起詣門所隔與語其門上所守之要

道闔闢之機非王命不敢擅開謂友人曰姑少待吾

告滁陽王闢門而進上往告滁陽王盡訴求救之

情王與六合雄舊有讐嫌纔聞求救喑鳴奮怒不

發救兵來使亦與滁陽王少舊雖盡訴其情亦不允
上因與共說之盡言至日昱王怒少解仍令他將統
兵以行諸將俱脫脫之威皆不敢帥師假托詞以玟
白神神皆不許除此之外別無可帥軍者王乃召

上汝亦白神

上曰兵者凶事昔聖人不得已則用

之今六合受圍雄雖異處勢同一家今與元接戰逼
迫甚急救則生不救則死六合旣虧唇失齒寒若必
命我總兵神可弗白於是決出師東之六合與脫脫
戰微失利歸彼時海內稱雄者漸廣互有勝負不辨
賢愚死者甚衆 上思之設使勝負不分互有得失